

息齋集 寅



讀豈凡先生息齋集質言



余爲書生時好爲古文詞漁獵近代
諸家氣矜塗澤之文刻畫自喜中年
讀潛溪震川集少知持擇始改轅易
轍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人之質的而
趨之才力單薄學殖荒落如輕毛弱

金月
葉翔舞於衝波濁泥之中欲介然自立也良已難矣西戍之交與平陵公談文闕下平陵告曰豈凡先生今之韓歐也余心識其言而未敢信旣而屢讀其文針芥相合犁然有當於吾心信平陵之非溢言也余老而失學

不能重齒牙樹頤頰以變易斯世之視聽則請原本古今畧陳其流別以告于世之君子蓋常循覽三百年來文體凡三變矣明初之文自金華烏傷迨東里茶陵卸華佩實根本六經三史號爲正脉北地起而以叫號剽

奪之學創立古文雄樹壇坫信陽和
之遂謂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
軀材諷說之徒轉相倣倣而文體一變
嘉靖之初晉江毘陵袞除俗學歸原
經術南沙浚谷挾轂扶輪爲一時之
盛歷下弁山出盛推北地以雄詞盛

氣凌壓古人佐之以大函雲杜異口
同音一唱百和而文體再變萬曆以
來高邑崛起於北臨川雄視於南厭
時人之賃耳傭目刻意滌除文體幾
於三變矣俗學流傳熏入骨髓二君
子孤立側出錚于申之莫吾聽也以

是故近代之文雅俗錯出遞變而不
純豈凡生于吳下殘膏剩馥屬厭弁
州之餘瀋乃能超然玄覽篤信古學
奉韓歐爲祖禰而師友在震川鹿門
之間豈非豪傑之士後五百年間出
者哉今其文具在蓋莫不發源經史

而取裁於八大家溯流窮源有典有
則有倫有要泐泐乎洋洋乎先民之
規矩盛世之型范也昔在王李狎主
齊盟茗上茅鹿門先生獨唱明八大
家之學標舉關鍵爲後學眼目豈凡
鹿門之外孫也先河後海其所從來

遠矣漢楊子幼讀外祖太史公書學
其爲文今讀其報孫會宗書慷慨激
昂淋漓痛快太史公鬚眉談笑千古
如在豈凡風雲玄感譽望在玉衡大
斗之間非子幼所敢望以其所撰著
徵諸鹿門出車合轍則亦太史公之

子幼也豈凡自叙其集以謂聞鹿門
之緒言取八大家文鈔讀之反覆始
知爲文之道端不外是豈不信哉昔
顏之推論文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
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
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

者補綴而不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張融自序曰文章
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故當使常
有其體顏氏以古之製裁爲本而張
氏謂以有體爲常此所謂爲文之道
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

然後肆焉此韓子之所謂無迷其途
無絕其原者也請以爲讀豈凡之文
者告并以爲學豈凡之學者告

順治十有六年己亥嘉平年家眷侍
弟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書

序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吳三千年
 之久傳者三人季子子游與唐應德
 而三子歎服以為知言其後有文章
 名莫如司寇王元美元美頗薄唐公
 不足為然子實不好其文顧獨嚴重

歸熙甫太僕以爲有唐宋大家之風
洎吏部周恭肅氏公用而已熙甫名
籍籍一時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熙
甫見于題公像有繼韓歐陽之語人
皆知熙甫獨周公之文竟無口之者
良可歎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予自

諸生時則知先生以名進士歷爲知
府兵備卓然有聲實未見其文同朝
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于文及余
同官而先生文稍稍出知先生文自
予始先生又謂予曰文者載道之器
也言者心之聲也言不根于心必支

文不幾于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
吾擇其雅馴者而卒業焉是以先生
文大者炳炳烺烺小者謹嚴法度尺
寸不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生文
如歐陽子亦自予始嗟乎文難言矣
人尤不易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

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予輩不及
知乃僅知之同官之時數十年間號
爲名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先生
之毫末而名反出其上何也雖然山
高可以致祈羊淵深可以致沈玉績
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

陳序
三
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
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
曾外孫先生之文所從來如此然則
讀先生文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
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順治五年十二月溧陽同學弟陳名

夏書於石雲居



序言

嘗觀文運之衰也必有一二人焉爲
末流砥柱繼一綫之薪傳而斯文不
至墜地文運之興也亦必有一二人
焉爲一代開先布昌明之學術而大
道復行中天自明季浮誇相競理學

月
榛蕪迨

興朝肇造鼎新將豁然與天下更始而
其間挽回於絕續之界扶其衰而翼
其盛相與闡揚古道崇正闢邪引掖
後進者則吾百翁陳師豈翁金先生
也先生與陳師同秉銓政提衡人物

之暇復大肆力於文章志合道同互
相倡和余每過師門問業輒告余曰
金先生今時之人傑而文章之宗主
也私心竊向往之近始讀其古文辭
信得派於韓柳蘇曾諸大家一洗詭
異鈎棘之習而出爲清醇博大之旨

其言簡而深約而談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合人心昔蘇長公稱范文正之於仁義禮樂孝弟忠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吾於先生亦云余益歎先生爲不可及

也先生歷要津而能屏營逐寡嗜欲自顏其室曰息齋蓋息其身於從容退食之餘而息其心於詩書六藝之圃故能專精焉以從事於此而著作日富其書滿家以視世之貪權嗜利皇皇終日而夢寐不得安耳目無所

接者其人品之高下何如也余猶憶
垂髫時讀先生制義知愛且敬而每
以不識韓荊州爲恨凡二十餘年始
見先生於京師爰得從之遊而先生
手示一編見屬爲序余愧不倫何足
爲先生重獨以童子時卽知愛敬先
生而今得側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
大君子之末爲足償疇昔之願耳嗚
呼先生向官少宰旣能出其氷鑑以
激勸人才而茲復著其文章以轉移
風氣先生之於
當代功良不朽矣

時

順治己丑上元日後學呂官謹拜撰



序

吾師陳百史先生以古文詞領袖海
內一時縉紳鉅公爭出其所著相訂
朝一日侍師側讀吾年伯金先生之
文竊歎曰此真粹然儒者之言也夫
古有儒者其人中正而和平其氣優

程序
柔而不迫其爲言也醇而肆真而不
漓能使讀者感動豈非其積乎中者
深乎其深故其發乎外與入乎人者
漸漬浹洽自然感動不能已已歟其
於爲治也亦然積仁義之氣以變衰
薄之俗始而革面繼而革心久之至

於百年無奸之可除無殺之可用而
殘忍刻薄之氣遂消弭而化於無有
此則儒者之効也少嘗讀太史公書
見其尊黃老退六經進游俠卑儒術
心竊非之及長而反覆其所以乃知
非太史公本意也彼見漢興去古未

遠當秦焚燒之後使其能專用儒者
復修先聖之道雖追隆三代不難乃
承秦之弊厭聽儒術至文景武之世
如賈誼仲舒皆彬彬儒者不能用而
終日所嘲笑詼諧者惟一曲學之公
孫弘與滑稽之東方朔雖中間龔黃

卓魯吏治間有可觀然廟廊之上無
敦龐大雅之儒以修明經術而崇進
古治所以終漢之世敗亂之端隨滅
隨起百孔千瘡救過不給而相業亦
無足紀豈非不進用儒術之過歟太
史公蓋諷之也觀其列吾仲尼于世

家豈真謂儒者不足以治天下乎先生與吾師朝夕必偕其終日所論議而設施者非儒者之書必不讀非至誠惻怛之事必不行宜乎其見諸文章者醇而肆真而不漓也孟子曰生于其心發于其言發于其言害于其

政是故入其室讀其書純粹而和平而其性情可知也其治効亦可知也入其室讀其書堅僻而鑱刻其性情可知也而其治効亦可知也蓋以奸雄狙獍之人而貌顏曾思孟之言其發之也必忤而其神情亦必不肖何

程序
則其積諸中者先陋也今先生之文
豈不爲有道之士乎哉方今海內初
定儒効未章

天子思敦進古治欲得尊經學道之儒
者而盡用之惜乎下之奉行者未有
以稱之也惟先生以道自任大異乎

世俗之所爲意古所稱爲大儒其人
者將在是歟則由是而汲引後學嘉
與正心誠意之士布列朝端使儒効
大章而治且臻隆于三古吾已于其
文章必之矣于是退而書其言以質
先生且以告吾師

程序
五
順治五年嘉平月內翰林秘書院編
修年眷姪程芳朝題



自序

余少時嘗聞先君子言王外父鹿門先生之爲文與王道思唐應德歸震川諸公相爲頡頏其得力於八大家者最深卽王元美等七子弗之及也時余方習舉子業未省學古私心竊

自序
嚮往焉及倖入仕版則糾葛世務置
古學弗講者荏苒二十年自甲戌至
庚辰連歲讀禮山居得稍涉獵古文
詞日取鹿門先生八大家文鈔讀之
反覆始省先君子言妄意爲文之道
端不外是然觀世俗所尚似與鹿門

論文之旨又有大謬不然者余復疑
之至乙酉歲與溧陽陳百史先生同
官百史爲海內文章宗主得共朝夕
者四載于茲因時聆其論議併讀其
石雲居集則揆之鹿門之旨甚合而
與余少時所聞之先君子者若互相

發明也又從百史所讀豫章艾千子
蘇武子之文皆卓然不溺於流俗一
本之唐宋大家而蘇武子亦謂百史
有古人之風余自是信所以爲文之
道而不復疑焉雖然爲文豈易言耶
昔韓文公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

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
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于僕其文
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
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
以之爭名於時也夫以學文如李張
兩公而昌黎猶未遽許其至爲文豈

易言耶余恨少業舉子長又糾葛世
務未能深用力於爲文之道今雖信
不復疑而年已將六十矣其又何敢
妄有撰著以希古之作者然前代有
從吾道人董蘿石年六十有八學道
於陽明子北面而師事之至今以爲

美談余今從百史學文其或猶未晚
歟故每成一篇必質之百史雖百史
謬爲許可不減陽明氏之於從吾道
人顧余終未敢謂已得爲文之道也
因彙近作若干首輒付梓人再俟天
下後世之深於古學者起而正之

自序
順治六年己丑王正息齋主人金之
俊識



息齋全集總目

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壽序

讚

跋

題

引

卷四

記 說

卷五

傳 書事 紀 像讚

詞 銘 示

卷六

碑文 碑記 墓誌銘 祭文

卷七

珥筆閒吟

卷八

山居候鳴

卷九

外集

卷十

續外集

息齋集卷之一目錄

送總戎馮子淵節鎮嘉禾序

送雪園王侍御巡按上江序

送侍御王弼廷巡按下江序

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送郝少叅備兵安徽序

學士陳彥升副纂脩總裁序

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息齋集 卷一 目錄
送族子劔耿分訓東陽序

送劉學士總督浙閩序

送党大司農致政序

送陳心簡南歸序

贈張君慎初醫序

贈太學張生序

贈處士沈元子序

兩浙戊子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送張立甫別駕序

送陸英一別駕序

送泰州孫貳守序

送倪玉如宰東流序

送盧雲柯令宿松序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送沔縣張令序

送高采夫宰歙縣序

息齋集 卷一
贈吳江楊邑侯序

送朱炎馭司訓新昌序

送濟南太守楊君錫序

贈圓通寺寓僧竹憨序

贈星士吳碩甫序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賀陳素菴相公序

賀太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息齋集卷之一

松陵金之俊豈凡著

送總戎馮子淵節鎮嘉禾序

從來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察吏安民之官莫如撫按。乃若職司不與守令等事。權不與撫按侔。而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以禁除民害。嘉惠元元。使小民之愛戴而尸祝之。曾不減于召父杜母。則莫如今日江浙諸郡。特設分鎮之大帥是也。

息齋集 卷一
朝廷開鎮列城之意原以安民非端以禦盜得其人則
化盜爲民必不驅民爲盜不得其人則以之禦盜不
足而民不安以之擾民有餘而盜益熾其所關地方
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細故哉涿鹿馮公子淵以待
衛親臣特膺

簡命往鎮浙之禾郡是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
得爲者矣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也請試言之我禾西接杭湖北聯

蘇松自慘罹兵燹之餘幾于城郭烟銷村墟烏散邇
者雖此離漸集元氣稍甦然促耕猶不足以療饑疾
蠶猶不足以救寒况夫湖濱海畔遺孽未靖兼之師
徒往來征繕弗給倘又加之以統軍者律已不嚴馭
卒無法盜未懾息民已股膏其爲擾我耕妨我織者
正未有已也欲禾民之不饑不寒胡可得耶饑寒切
身而欲禁其不爲盜又胡可得耶我馮公以詩書之
胄擅戎馬之長馭兵恤民講求者素曩在前朝專闢

息齋集 卷一 二
雲中理屯考最繼又領幕中樞節制有聲今且荷

新朝之寵眷抒侍從之忠猷一蒞其境必惻然念我禾

民兵燹餘生之苦驚心草澤之苦與夫奔命征繕之

苦飲恨驕兵之苦為之釋其苦而予以甘以仰副

朝廷設鎮安民之意當無所不至將見禾民有不必盡

耕而飽不必盡蠶而煖者矣而又何盜之足慮也故

曰馮公之鎮我禾郡能為撫按守令之所欲為而不

得為可為

朝廷賀可為地方賀者此也某也敢用此贈行以當禾

民來暮之歌云

文至文武互用方是經濟

百史先生評

文至文至... 送雪園王侍御巡按上江序... 又深於其用... 御史臺請以雪園

于送雪園王侍御巡按上江序

上御極之五年春視上江使者告代御史臺請以雪園

王公往

制曰可先是公嘗按兩浙矣時錢塘以西初入版圖江

東猶抗未下人心風鶴凡官其地者一聞除命輒色

沮公獨奮然叱馭比至則集流亡招携貳收拾士心

和調將吏日孜孜不暇會大兵渡江東一切舟車芻

秣供輸靡悞民皆不知而公則嘔盡心血矣未幾東

浙○悉○平○雖○曰○師○武○臣○力○哉○公○之○功○不○可○泯○也○公○報○竣○
還○浙○之○士○民○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繡○衣○使○者○不○以○
霜○雪○示○威○而○以○雨○露○見○德○于○王○公○僅○見○之○
朝○廷○嘉○公○視○浙○有○成○效○睠○茲○長○江○之○上○流○方○眷○眷○多○故○
非○公○往○視○之○不○可○故○又○有○是○

命○江○南○士○大○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慶○曰○吾○鄉○之○
徽○寧○廣○德○與○浙○壤○齒○民○情○土○俗○俱○不○相○遠○公○之○有○德○
于○浙○者○如○此○其○甚○厚○則○江○干○小○民○之○又○將○沐○其○雨○露○

也○豈○顧○問○哉○余○越○人○也○而○吳○籍○也○既○嗟○其○去○何○速○復○
訝○其○來○何○暮○而○又○幸○公○之○來○我○上○江○也○猶○之○乎○未○去○
兩○浙○也○然○則○余○之○私○慶○于○心○而○懷○思○不○已○舞○蹈○難○名○
較○之○江○南○諸○大○夫○而○殆○有○甚○焉○者○矣○其○何○能○已○于○言○
不○以○頌○而○以○規○文○家○占○地○步○法○此○則○卽○用○頌○爲○規○
也○文○至○此○必○傳○

百史先生評

志文至公物
可史於主情

公之於世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測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公之於世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測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公之於世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測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公之於世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測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公之於世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德也
如天之不可
測也其功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行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言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心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志也
如天之不可
及也其力也

送侍御王弼廷巡按下江序

嘗讀漢武帝遣博士循行詔有曰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余因是而想見古者循行之遣蓋慮為吏者之擾吾民而貴有以安之耳長江上下秉鉞彈壓者為御史中丞歲奉

璽書分道循行者為上下江兩御史下江轄蘇松常鎮

等郡連海濱湖素爲萑苻出沒之藪且賦稅繁重習俗侈靡其地雖號富饒民多貧困年來旣罹兵燹又兼吳中水利久廢旱澇頻仍而徭役不減俗侈更甚且不能保無侵之者居于其上則下江一帶亦旣紛然其擾矣安之者惟循行之使是賴今侍御弼廷王公乘驄往視而余與公部下諸士紳交口稱慶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何也公在前朝起家邑宰初任汜水中州士民至今德之不衰再補順義北地

亦德如中州詢其故咸以我公仁能導善義能易俗故所在著聲所去見思茲且懷仁秉義居高而唱以稱

新朝特簡循行之舉視此兵燹餘黎有不講求蘇息而使鴻雁來綏鯨鯢屏息者歟澤國恒遭旱澇有不亟議修復水利如蘇長公所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以捍禦灾患者歟有不憐重役懲侈俗糾察侵吏而霜雪雨露之兼施使吳民尸祝不忘其功德之大且遠

更有加于中州北地者歟故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
擾也已請酌而祖公行可乎

王李集中多贈侍御文能如此真切有關係否讀

者勿貴耳而賤目也 百史先生評

百史先生評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趙公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送濩涯趙侍御巡按兩浙序

順治五年歲在戊子夏四月侍御趙公濩涯奉

璽書按部兩浙比秦之士大夫在朝者咸咨嗟嘆賞而

相與語曰是嘗按我三秦端方耿潔一時僚屬對之

者如嚴師之立于其前凜不可犯而及其惠愛小民

則無所不至又如慈母之置赤子于其懷幸矣我秦

人之蒙其休澤者方尸祝手無窮也而浙之人抑又

何幸耶舉朝薦紳又相與交口而誦曰星有執法職

有持憲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惟趙公
 按秦有焉。嘗讀其一二封事。凜然生風。宜其問豺狼
 綏鴻雁。解墨吏之綬。懾流孽之魄。調劑滿漢兵民間
 使之各安其所。而為秦人之所畏。而感感而泣泣而
 繼以思者。至于此也。今秦嶽大如。滄一劫。於風。樓之

聖天子惠顧東南。又移執法于斗之野耶。于是浙之部
 氓聞公之見思于秦者。若此見公之推重于舉朝者。
 若此爭酌而祝曰。公之往視我浙也。有不令官于其

土者。憚若嚴師。與衽席于其宇下者。戴若慈母。歟。豺
 狼敢橫于當道。鴻雁尚哀于中澤。歟。墨吏不望風而
 退。湖濱海陬之一二遺孽。不屏氣懾息。革面革心之
 恐。後歟。目今往鎮吳越之大兵。尚慮其調劑未當。致
 主客有不相安。而市或止耘。或變歟。某聞言亦執爵
 而進曰。是真我浙西東億萬生靈之福也。請述其言
 以祖公行。

一開一閣前後容與與韓吏部上宰相書同法

百史先生評

未入浙頌之難爲浙人規之難實而虛虛而實極

文心之妙

彥升太史評

送郝少叅備兵安徽序
嘗聞歐陽永叔云漢之政理文章後世莫及良以時多通經學古之儒其名位利祿之念不動于中而于墳典丘索罔弗探其源涉其流故其發爲文詞見于行事皆炳然可觀以余觀于仲趙郝公而竊嘆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郝公爲關中名雋好古力學有文章之譽比及筮仕而志益奮業益勤其居諫垣三載正直不阿然未嘗徒以言論博風采每于出入禁闈

之餘網羅群籍搜抉奇句孜孜不倦有如饑渴之于
飲食意冲然忘其爲諫垣也○今一旦循例出叅外藩
備兵安徽在恒情較量于內外勞逸間未必不快快
志歆而公復處之恬然向使公之好學未篤識力未
充當其爲

天子耳目之司誰能禁其以風采自見而不至以訐爲
直及其輟侍從就外僚則又烏能強之矯情鎮俗而
恬然不異其爲諫垣時也此非所謂通經學古之儒

舉一切名利祿位之念毫不動于其中而能若是耶
茲者江州新安一帶地方尚蠢蠢未靖豈武備之或
弛歟抑文教之不足歟語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以學有本原如郝公者
爲之秉憲而專制我知其治民則惠馭吏則肅詰兵
則靜明刑則勅彼蠢蠢者有不回心鄉道而金陵上
游將從此屹若金湯已安在公之政理文章炳然可
觀稍遜于兩漢之學者也哉嗚呼甚矣學之不可以

已也。

中見小結前起無一不相應語為學道人占地步

百史先生評

學士陳彥升副纂修總裁序

昔李翱論漢書謂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
 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
 景以下亦不皆明于東漢章明兩帝而前漢事迹灼
 然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
 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然則載筆一官君德政治因
 之而抑揚在行前言藉是以顯晦其所關顧不鉅哉
 學士彥升陳公直亮洽聞具良史才

新朝聿興取鏡在代命輔臣某某充總裁官修明史而
陳公爲之貳焉余於是仰見
朝廷鄭重史事慎簡史官而竊幸明史之有托也以學
如陳公辭如陳公忠厚正直如陳公而使之奮筆領
袖必能爲子長孟堅之敘述俾前代事迹灼然可觀
豈遜西漢一書哉且余聞之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無所梗避于其間而後其書可貴今明
代二百七十餘年一切理亂得失貞邪善惡可則可

鑑可勸可懲之事具載實錄昭然難掩陳公生值明
季猶及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既不若劉子玄所
云左右二史缺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之難憑
而據事考跡爲之表直骨于枯墳鬱詔魄于下泉又
非有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之可
慮用宣尼褒貶之心存萬世是非之公傳信傳著一
如春秋更有何梗避于其間哉將來橐筆告成事而
艷稱一代良史者又不徒以其敘述之工與子長孟

息齋集 卷一
堅同日而語矣。余是以嘆。

朝廷之鄭重史事。慎簡史官。而深幸夫明史之有托也。故喜而爲之序。

昔讀茅鹿門先生與吾邑馬孟河先生論史書。以爲韓柳再見。若如此贈序立言重遠。真可並傳。豈凡於鹿門爲外孫淵源。自在文章也。

百史先生評

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昔宋室舉士。有明于體用。科歐陽永叔嘗薦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卷嘆息。以體用兼備。如蘇公能知人薦引。如歐陽氏而卒不獲竟其大用。則亦其命爲之也。非學之咎也。海虞張生道先。名煒如者。性穎異。髫年餼于庠。操履純篤。鄙經生家言。爲鞶帨。而慨然有志實用之。

息齋集 卷一 四
學讀書史能詳古人行事本末以推見其當否得失
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使聽者曉然如目見至兵刑
錢穀有裨民生國用之幾務無不留心體究洞悉端
委殆所謂論議精于物理文章不爲空言者道先庶
幾其有焉顧數奇卒亦困頓諸生今年以歲薦士貢
于
廷除婺之浦江訓或者曰此經濟才也不民社之司而
僅以之秉鐸教士如明于體用之學何余曰否今天

下之鮮吏治由士人之矜鞿輓而鮮實學也使道先
于淑人之餘益進其所學而理明氣充將他日無事
不可辦安在無知人如歐陽氏者起而爲之薦引以
竟其大用俾天下睹真儒實學之效爲眉州布衣所
未能得之遭逢也道先往矣惟自信其學而益加懋
勉焉可矣

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以評此文庶幾近之

百史

先生評

武王布

海內人皆欲其間以得此文須幾世之

誠語可矣

未謂也心也教也故夫至矣神自其學而益以然

其大風則天下無與焉實學之然為冒然亦不

其大風則天下無與焉實學之然為冒然亦不

其大風則天下無與焉實學之然為冒然亦不

其大風則天下無與焉實學之然為冒然亦不

送族子劔耿分訓東陽序

念之近來其堅固

昔吾鄉有秉鐸者請益于陽明先生曰敢問教何以
哉先生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
學何以哉先生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
焉耳若是乎教與學之還相長而未有窮也吾家劔
耿子英少聰穎能嚮古力學不專事舉業梯榮進而
毅然以文章之道為已任方日孜孜焉黽勉于學豈
暇為人師耶乃一旦以譽髦之選貢于

廷○朝○射○策○夕○司○教○矣○行○且○擁○臯○比○之○東○陽○向○余○請○益○余○
曰○吾○何○以○益○子○哉○子○亦○服○膺○陽○明○先○生○之○言○可○已○其○
曰○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則○學○有○未○至○教○不○行○
也○不○期○乎○古○聖○賢○之○爲○學○學○未○至○也○其○曰○盡○吾○之○所○
以○教○者○而○學○成○焉○則○教○有○未○至○學○不○成○也○不○期○乎○古○
聖○賢○之○所○以○教○其○弟○子○教○未○至○也○然○則○何○爲○古○聖○賢○
之○學○哉○明○倫○而○已○矣○子○其○務○所○以○明○之○而○于○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能○使○無○一○念○之○或○昧○其○理○則○

學○至○矣○而○教○有○不○行○焉○者○乎○然○則○何○爲○古○聖○賢○之○所○
以○教○其○子○弟○哉○尊○經○而○已○矣○子○其○務○所○以○尊○之○而○于○
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崇○其○本○則○
教○至○矣○而○學○有○不○成○焉○者○乎○教○行○學○成○則○子○卽○不○揣○
舉○業○而○舉○業○莫○大○于○是○矣○不○梯○榮○進○而○榮○進○亦○莫○過○
于○是○矣○區○區○文○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子○行○矣○其○
慎○無○忘○陽○明○先○生○之○言○而○并○爲○我○諗○之○汝○弟○藍○珂○使○
之○往○訓○壽○昌○亦○猶○是○焉○庶○幾○陽○明○教○學○一○脉○克○紹○于○

我家其為余之光藉何如也

說得如此鄭重其法更變百史先生評

于其矣國國文章之盛足以資于之

舉業而舉業莫大于其矣不辭榮也

於至矣而學亦不知其然也

以清精神其學之美非對無一人之不崇其本

學至矣而然亦不其然也

意也送劉學士總督浙閩序

余夫亦時

上御極之九年壬辰九月王爵者集九列三事大夫

廷推浙閩總督咸云兩浙係財賦重地雖底定有年湯

火遺黎膏竭徵輸萑苻處處竊發綏戢非易至八閩

三山之間一二逋誅海寇尚逆我顏行肆掠郡邑時

方大用兵須鄭重厥選于是眾論反覆咨諏以學士

劉公貳焉念公係文學侍從之臣

劉學士

聖天子方親圖史咨啓沃斯須不離左右恐未便以疆
場之故煩儒臣以軍旅故姑以貳請
上乃深知公者曰近得邊吏報
朕方切南顧憂茲任非某不可遂特簡公維兩浙紳士
之在朝者爭舉手加額一以爲重
宗社慶一以爲桑梓慶而屬余執爵贈公之行余曰諸
大夫亦知
上意所以簡公者以文德不以武功耶余請得而申言

之然後執爵以進可乎吾浙民不聊生其困有三一
困于賦稅賦額本重惟正之供恒苦不給而又加之
以師徒往來悉索芻秣且奸胥之漁獵無已墨吏之
誅求無端水旱爲災猶其小者耳民困一也再困于
盜賊所在不逞之徒嘯聚爲虐本一捕卒之力可以
制其死命而有司競亟催科不暇問大吏左右偏多
窟穴不能問以致白晝劫殺質人勒贖公行無忌斃
斃子遺旣供

息齋集 卷一
國稅又資盜糧民困二也三困于官兵官兵之設本以禦盜安民而近且有占民房索民食通盜線利盜賊民之苦兵甚于苦盜相率吞聲莫敢控訴民困三也此三困者惟文德可以除之不必以武功見也若夫閩越近日之爲患則海上偷息之渠逆鯨吹蠹激漳泉一帶方切鼎沸計非大用兵以滅此朝食不可然有名之寇要領在我布聖武不殺之恩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一紙書賢于十萬

師僅在指顧間則閩越之救寧亦惟文德可以致之似不必勤兵糜餉以武功見也故曰

上乃深知公者

上意之所以簡公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古所云有安社稷臣者舍公文學侍從之臣而又奚屬哉諸大夫曰唯唯請執爵以贈公行

茲任非其不可語朴而文如子固制辭百史先生

評○卽於贈劉公行指陳情形數千百言不能盡

息齋集 卷一 三
者以數十言該之可謂腕中有長房縮地法矣邵
立泉作文每寄西涯相公輒抹數行如先生文簡
而有法者正自難得柳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為簡
者必不知文者也知文者必貴簡矣 又評

送党大司農致政序

順治九年冬十月大司農于姜党公再疏請告

上許之且

天語褒嘉恩禮優渥一時艷稱盛事于是朝列諸卿士
大夫爭為詩歌文辭相倡和以歎美之有援漢二疏
之辭位而去並張其賢者有述韓吏部為文送楊少
尹云古今人未始不相及者又有謂二疏時近古難
進易退非甚高行公當習俗競功名之時而飄然遠

息齋集 卷一
引比二疏爲尤難者又有謂楊巨源官不過國子司業卽去不甚關輕重公保傅大臣典國計于肇造之初兵革未罷轉餉方殷

聖天子何如倚毘而卒不能奪公去志使今日韓吏部而在爲文以寵其行又不止如楊少尹而已者若是乎居今之世處公之地而決志以去公誠不可及哉金子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不肯隨時俛仰碌碌苟容爲不可及

也先是公爲司寇時令其子孝廉君構一山居顏之曰意先有亭有橋有泉有洞皆以意先名蓋身未至而意已先之余曾爲公作意先居記然則公之芥視功名敝屣富貴豈在今日耶故存是意而爲司寇則必欲爲

人主廣好生之仁若使峻法以戕命身可去也法不可峻也存是意而爲司農則必欲爲

人主布愛民之澤若使損下以益上身可去也下不可

息齋集 卷一
損也宜公之司刑則活人無算司計則惠民無窮倘
稍有榮貴利達之心攫于其中則惟恐活一人而拂
某某惠一民而拂某某其徘徊瞻顧依阿澆忍之狀
且○有○不○堪○見○聞○者○安○能○有○聲○于○刑○農○兩○大○政○間○光○明
正○直○如○是○其○卓○然○有○古○大○臣○風○哉○故○曰○公○之○不○可○及
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所○以
爲○公○之○不○可○及○也○余○心○儀○公○之○去○而○因○以○自○愧○者○有
三○焉○余○衰○羸○多○疾○遠○不○及○公○精○健○其○去○不○宜○後○而○反

讓○公○先○其○可○愧○者○一○余○雖○時○刻○不○忘○去○志○而○不○能○如
公○以○必○去○之○心○盡○未○去○之○職○其○可○愧○者○二○留○之○日○既
不○如○公○則○雖○幸○而○得○去○求○如○公○之○人○羨○爲○榮○而○內○亦
有○以○自○慊○萬○不○可○得○其○可○愧○者○三○嗚○呼○公○行○矣○其○亦
有○以○處○余○也○哉

入人議爲案入意先亭爲篇中結構後說到可愧
者三正是見公不可及處詳畧變換曲盡古人之

法 百史先生評

送陳心簡南歸序

余同官陳百史先生長子心簡，偕余兒世漢，並徵入侍異數，奉

詔來京，繼而有出佐州郡之命，韎韐負劔，趨走

天子之廷者，將一旦側身懾息于州郡長吏之前，或者

疑之曰：如異數，何？余曰：此乃所以為

朝廷之異數也。蓋不欲卿大夫子弟鮮衣怒馬，紈袴相

矜，耗其精力於衣服飲食間，而令之親近小民，曉習

吏務庶幾與制科選舉並收得人之實用也又恐驟然握符綰綬而臨于民上簿書錢穀之鞅掌未嘗肯縈一試輒蹶不若姑令之貳于長吏某也得可為法某也失可為戒庶幾奮發砥礪他日者必有良二千石與賢刺史出于其間也又恐年幼子弟以不學未成之才而槩令服官鮮不冥冥從事非國家愛養人材至意于是年不滿二旬者姑緩除授俾得承父兄之訓資師友之功充其學問而後試以吏治庶免不

學無術之譏也嗚呼此非

朝廷之異數而何哉心簡與余兒皆在緩除之列顧余兒質魯未學余又弗能教惴惴焉流光易逝有辜異數而心簡性穎異開卷海納百史先生肆力於文章政事之學所以教子者又有其傳我知其必能讀父書以答

君恩也今心簡以將母南歸故于其行也告以朝廷之異數乃若此而又非獨為心簡告也

長者一言勝橐金十倍且世世寶之永以爲訓

百史先生評

贈張君慎初醫序

嘗讀沈亞之表醫者郭常郤估所酬錢五十萬曰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計量于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悵鬱惋寧能離其心且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余不覺廢卷而嘆世有醫而存心若此真足表也夫醫者卽能察病之

脉理而不能審人之性情卽能審人之性情而居功
取償之念未免橫據于中以是求藥到卽已病病已
不復作詎可得哉溧陽張君慎初醫震江南余友陳
百史丁亥夏忽病嘔致失聲長安諸醫莫能治特邀
張君來京曰勿憂病可去也尋果愈張君之名遂益
噪都市余有兒患脾症寒熱交作病勢頗亟他醫以
爲傷寒也非旦夕可療趣張君診之云脾胃勞倦絕
無外感兩劑當愈愈卽不須藥一如其言余謂調理

之劑或不可少張君哂曰藥以治病中病卽止若病
已而又滋以草木之味無論剛柔補洩未有不反傷
元氣者也余驚問百史張君術何以至此百史曰是
非可倖而致也其祖望溪公素冠岐黃爲金沙王宇
泰先生所器重父景溪公繼其業又與名醫繆慕臺
交往契善伯仲一時至慎初克紹家傳而生平存心
又以輕財濟人爲務如郭常之郤估客酬金者不可
枚舉術烏得而不至此也余嘆服不已因爲之序而

息齋集 卷一
表之且以見輕利者之能濟世而垂名匪特醫爲然也。

序張君而一時交情俱見步步追合古人

百史先

生評

贈太學張生序

今日之爲制舉莠者浮靡佻詭不可方物。求其一遵格律。近于先正者鮮矣。進而求之古文詞。知所宗嚮。不惑時趨者。什不得一焉。又進而求之考亭。南軒。陽明。龍溪。明理究性之學。能窺其藩籬。望其津涯者。千百不得一焉。豈世無師法歟。抑學徒之狃于習俗。溺而忘返。卽有其人焉。作則于上。而莫之應歟。以余觀于太學張生。殆卓然特立之士也。其爲舉子業。則痛

刻惡習有先正遺意其為古文詞所嚮慕而效法者
 韓歐大家古今文兼得所宗可謂難矣而尤篤志學
 聖賢之道會司成胡孝緒先生倡導理學一時學者
 有師獨張生聽受之餘論議娓娓多所發明輒令先
 生解頤嗟乎有學人若此又奚患師法之不尊且信
 而有其作之莫或應哉然則張生將不獨以文名世
 僅博科第為榮而能嗜聖賢之學日進不怠其正未
 可量也已張生名三省禾郡長水人也以吾鄉而有

此卓然特立之士且于余有一日之長故喜而為之
 贈因以勉之

此今日韓子也能自任能予人地步 百史先生評

此今日韓子也。猶自封。猶千人此。非。

百史式主精

觀因以煥之

此卓然特立之士。且于余有一日之見。始喜而為之。

贈處士沈元子叙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為文。劉誠意與為忘年交。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人。而自以為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為文者。不仕。

息齋集 卷一
又不善諛則諧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爲可傳者，又豈以其不仕、不善腴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骯髒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彊記。凡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尤喜言史事。每舉一代，必能詳其君臣行事得失，以推見當時治亂興衰之由。每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接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爲文，則能嚮慕史

漢韓歐卓然不詭，其爲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子抱所學以遍歷吳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三十餘年，故聞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摩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諛逢時，而其意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不欲其傳竊與古人同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於贊述斟酌於援引切近於感慨蘊深古文得此
起做扶衰矣
百史先生評

籍手姑聞良日益黃善升日益彭每西甘集羽天
于○併○祖○學○以○嚴○邇○吳○焚○越○閩○燕○越○齊○魯○之○盡○皆○三○十
黃○韓○旭○卓○然○不○謂○其○為○精○簡○淵○豈○升○者○之○林○即○平○示

兩浙戊子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太學張生隣曾言于余曰今歲吾浙貢士集闕下
者六十有三人計恩貢一十人應

今上御極之覃恩也歲貢二十人諸侯歲貢士于天子
之成例也拔貢十有八人簡秀良以補鄉書之闕也
又拔貢監十有五人升郡邑之優于文行者光辟雍
之選周禮所謂造士即兩漢所謂博士弟子也其試
于

息齋集 卷一
廷者各授職有差其在成均者候試棘闈未膺選授雖
筮仕先後不同顧

清朝鼎興多士連茹彙征之期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
因梓有同年姓氏錄以識盛典而佩

君恩請先生一言弁之余曰微子言余亦不能已于言
也從來人才難得而世之賢豪亦不常聚今吾浙有
士六十三人雲蒸霞合于茲豈偶然哉其才堪以治
民學足以爲師者亦旣奉

除命而往蒞乃職矣餘博士弟子員皆譽髦登進非前
代入貲援納者比亦指日應制高等行將策名南宮
待試于

天子矣嗚呼諸子思人才之難得則慎毋稍自褻越縮
符者必期無負民牧秉鐸者必期不愧人師儲養太
學者必期無忝春秋兩榜思賢豪之不常聚則當嚮
慕古人之道德行誼文章勲業所以不朽于人世者
互相觀摩而勗勉勿徒以杯酒讌洽鳴埴吹箎遂侈

息齋集 卷一 三
蓋簪之盛使異日者書之史冊曰順治五年禮部貢
士得人惟兩浙爲最云則諸子之所以報
君恩而光盛典者庶于茲錄焉可攷也余之所以不能
已于言者此也張生聞言唯唯曰敬以先生之言轉
告諸子

入議論如前敘事更難老手執筆天真爛熳

百史

先生評

送張立甫別駕序

攷故事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
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
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別駕之爲任蓋綦重
云余嘗守邢州四年邢地瘠賦輕民淳訟簡似爲守
者猶易以治而時有別駕某能通經術識世務其助
余良亦不淺他則竟爲贅員而反滋余以廢事之憂
余是以知別駕之任匪輕也憶曩日邢之士大夫攷

息齋集 卷一
我○以○經○術○課○子○弟○者○惟○鉅○鹿○大○銀○臺○重○光○張○公○爲○最○
今○公○次○君○立○甫○以○侍○衛○

特○恩○通○判○揚○州○公○言○于○余○曰○吾○子○方○事○咕○嗶○一○旦○佐○郡○
且○維○揚○劇○地○懼○弗○克○任○奈○何○余○曰○公○之○教○子○素○矣○余○
久○知○公○子○弟○中○必○有○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揚○固○劇○
郡○乎○以○通○經○學○古○能○讀○父○書○之○立○甫○佐○之○其○爲○二○千○
石○將○伯○之○助○非○止○一○端○也○已○嗚○呼○向○使○余○不○爲○守○則○
亦○未○知○別○駕○之○任○之○重○向○使○余○不○獲○交○于○張○公○則○亦○

烏○知○立○甫○之○能○勝○別○駕○之○任○如○此○其○綽○然○也○故○于○其○
行○也○信○而○喜○之○爲○之○序○以○贈○焉○

愈○少○愈○貴○愈○直○愈○婉○ 百史先生評

送陸英一別駕序

當湖陸子英一聰明特達吳越間號稱神童垂髫食
餼年甫二十爲學使者所選拔來貢于

廷得高等通判平陽府陸子不以得官爲幸而察其意
似以未獲發其所蓄中兩榜爲快快知陸子者亦相
與咨嗟惋惜謂如此英妙儒者不得大究其學輒佐
郡以去余曰是未知陸子真儒者也是未知儒者之
效無施而不宜也按別駕之設始自漢隋唐因之迭

有廢復。宋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于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之崇卑論。若是乎，重儒以重判也。所由來矣。非明六藝通文學識聖賢之理，究先王之術者，弗克與二千石共襄廉平之治。陸子雖年少，端謹通亮，于書無所不讀，不負古賢良文學之選。今往判平陽，我知必能佐其守，爲良二千石，使庶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有治理效也。嗚呼！余嘗讀漢循吏傳，孝武之世，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然則爲吏，患不儒者，患不兩榜哉。陸子何必以此怏怏而知。陸子者，亦不必咨嗟惋惜。虞其學之有弗究也。異日政成，奏最爲

聖天子所器，如漢三公始信儒效，固彰彰不誣耳。英一名世楷，其父名濬，睿者舉丙戌孝廉，與余兒世濂有

息齋集 卷一
同譜誼稔其家學有自故爲之序以券之

既無剽掠之習又能截去游移公用語韓歐未可

許人今乃見之盛事也

百史先生評

送泰州孫貳守序

大廷尉北海孫公有子文學君茂先以侍衛恩例除同知泰州事將行廷尉公謂予曰吾兒鉛槧書生不習吏治請有以教之余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余言昔歐陽永叔之母告永叔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

知汝父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以後永叔文章政事。果擅美一時。今公爲廷尉。每遇廷鞫大案。嘗多所平反。求其生而有得者。不知其凡幾。公雖不以告人。而公之心厚于仁者。寧減歐陽崇公哉。我知茂先以仁者之後。往貳是州。且讀書識道理。必能守其家法。凡所爲。明刑簡訟。蠲煩除苛。以佐其守。爲賢刺史。而俾泰人之蒙其休澤者。將一如當年滁人之于歐陽永叔也。故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予言。遂書

以送之。

謹嚴於法。讀如老成。教後學。前則永叔。後則震川。視他文。又有古今之別矣。家學士言不虛也。百史

先生評

送倪玉如宰東流序

富陽倪子玉如以

廷試高等除池陽之東流令將行來別余而言曰生應
詔至禮部尚擬遲謁選再試棘闈以畢生平未了之
志今格于令遽有民社之膺未操刀而使割能無傷
指懼乎且聞東流地狹民甚瘠又偏處江濱時方弗
靖何道以治之乃可先生其有以教之余觀其貌泊
乎似有道者也聽其言又藹然其爲仁人也是固優

于宰者也。因告之曰：子既知邑小而民貧，則爲之勸農桑以裕生計，寬徭役以休民力，抑強暴以安善良，速聽決以省繫獄。凡若此者，皆所以嘉惠疲瘠之地，而與以起色也。子既知長江上游方苦弗靖，則爲之撫流移以固結土著，興學校以鼓舞士心，諭愚民以利害禍福，使之曉然不惑于訛言，率子弟以孝悌忠信，使之卓然不詭于異趨。凡若此者，皆所以消弭弗靖之萌而屹若金湯者也。子往矣！吾固知子之優于

此矣。異日者以循良奏績膺異數，累爲大官，豈不朽業使人嘖嘖嘆兩榜中曾不多得，又何生平有未了之志哉。子往矣！倪生唯唯起謝教。余因是日送倪子而竊有感焉。嗚呼！安得今天下之爲吏者而盡有道人仁人也。

有餘于法，有餘于情，似承伏照應，又似單行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微先生其誰與歸。

百史

先生評

送盧雲柯令宿松序

盧生雲柯學道君子也歲戊子以恩選貢于

廷擢高第除授江州宿松令或有為盧生鰓鰓杞憂者

曰松彈丸邑濱江連楚轄有蘆洲頃被洲渚奸宄襲

破其城以呶唔未絕之書生一旦握符綰綬俾之外

捍震隣之寇內戢反側之奸以撫茲殘黎所為者不

甚難乎余曰否否松邑失事非賊也民也非民之好

為亂也吏迫之也亦非吏之喜于迫民亂也奉法太

過○而○惟○恐○境○內○洲○利○不○悉○歸○于○上○或○稍○漏○于○下○以○致○
殫○利○而○召○害○也○嗚○呼○凡○此○皆○爲○吏○者○之○不○學○道○有○以○
使○之○然○也○學○道○則○必○愛○人○愛○人○則○必○不○盡○其○利○不○盡○
其○利○又○寧○遽○囂○然○喪○樂○生○之○心○而○敢○于○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哉○盧○生○固○學○道○君○子○也○吾○知○其○必○能○愛○人○必○
不○肯○盡○民○之○利○者○也○爲○保○障○不○爲○繭○絲○爲○冬○日○不○爲○
夏○日○何○內○奸○之○不○戢○隣○寇○之○足○震○也○然○則○盧○生○抱○所○
學○以○治○松○直○易○易○耳○故○于○其○行○也○特○爲○之○伸○其○說○而○

併以釋或人之憂

前後結構渾渾幾無行墨獨永叔有之近則再見

吾友也

百史先生評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今日吏治之多窳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苦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苦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于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趨趨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惕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卽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號稱古之循吏者。

息齋集 卷一
百不得一焉。無怪乎吏網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
布。

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
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
雖然，若吏之真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
任卽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與姚子有焉。姚子東
南名下士也。以拔貢應順治五年

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

甚至寧于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
命，輒銳然欲取道中州，從間抵任，并不暇晷。錦里歸
鳴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真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旣無
趨趨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惕
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
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
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
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

息齋集 卷一
多竄也姚子字爾真名延儒其伯仲延啓延著皆成
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讀之一氣條理密結無間今日乃復見歐曾耳
史先生評

送沔縣張令序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
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爲廉者非盡賦性貪墨也良以
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已者
必不約資于已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
志居位惟嗜好是徇無怪乎廉吏之不槩見也嗚呼
安得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聿觀廉平
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幼仁

息齋集 卷一
名循訥自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紈綺浩浩落落以古聖賢爲志有蔬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值貢士例來試于

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人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爲漢沔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爲廉吏也必矣蓋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旣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已無

所資于已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爲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爲沔之人幸而竊幸今日治道之興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外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是送張子文每出一語必有照應結束文格進于

老到

百史先生評

送高采夫宰歙縣序

唐陸慘以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爲文以送之
有云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
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
也較然矣于是知江南賦稅之繁與歙有富饒之名
自昔爲然故凡官于歙者倘惟身圖是便而無愛民
之心則未有不侈然志得自矜爲善地者也若其存
心于愛民能潔已勤職則未有不惕然懼夫賦重民

息齋集 卷一
困俗悍訟煩而苦于難治者也。虎林高子采夫以
廷試高等除歛令前代除此者非進士不能得。亦鮮有
以無意得者。高子一落落寒儒。竟以無意得之。此固
宰臣之所薦聞。

天子之所選用者也。其不輕而重也。不更較然哉。乃吾
觀于高子。惕然有懼心焉。是殆知所以自重而存心
于愛民勤職爲能。不有其身圖者耶。且今日之歛。又
與昔異。兵燹之餘。民瘠而不富矣。賦絀而猶取盈矣。

俗習之刁悍益甚。而寇賊出沒山谷間。未或衰止矣。
宜高子之弗視爲善地而惕然有懼心也。夫雖然以
高子之懼心臨之。將惟恐賦重則困吾民。而能不以
撫字爲催科乎。惟恐民窮則迫爲盜。而能不以卵翼
爲保障乎。其所施設措置。必卓然有可觀者。吾知歛
之民。其有瘳矣。異日者使歛仍不失爲富州。而後乃
見高子能無負吾
君吾相之特達知遇。則又何必以成進士爲榮也。高子

息齋集 卷一
其勉乎哉

地里本前賢選人推

君相此文章極高處中凡數折而不見虛詘尤爲老氣

百史先生評

贈吳江楊邑侯序

楊侯爲晉中儒碩起家明經授長興縣二尹以最聞
擢吳江令將之任過余請益余吳氓也不能無言然
亦何能自爲言哉請以古人之箴令者爲侯進可乎
嘗讀唐書元結縣令箴有曰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
其噓吸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
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旣
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古今爲令之

息齋集 卷一 三
要○盡○此○矣○侯○持○此○以○書○諸○紳○焉○足○矣○客○有○從○旁○謂○余○者○曰○吳○江○劇○邑○也○賦○役○繁○重○視○他○省○一○大○郡○又○古○平○江○路○爲○南○北○孔○道○方○今○師○徒○往○來○不○絕○于○境○資○糧○靡○履○弗○給○于○供○至○胥○吏○之○情○僞○百○出○案○牘○之○雜○沓○如○山○與○夫○湖○濱○遺○孽○尚○有○未○靖○兵○燹○殘○黎○亟○仰○雨○膏○視○他○郡○諸○邑○尤○甚○難○爲○理○是○子○之○所○當○言○于○侯○者○恐○未○可○一○端○而○盡○也○而○何○僅○以○古○之○爲○箴○告○也○毋○乃○非○邑○人○所○望○于○子○請○命○長○吏○之○意○乎○余○曰○此○余○之○所○以○代○邑

人○請○命○而○敢○以○箴○言○進○也○彼○長○吏○之○恣○于○民○上○而○惟○所○欲○爲○罔○恤○民○艱○者○曾○不○自○知○其○出○一○令○焉○而○可○以○禍○福○人○吐○一○言○焉○而○可○以○寒○燠○人○于○是○有○失○之○煩○而○爲○人○怨○者○有○失○之○猛○而○爲○人○懼○者○有○失○之○寬○而○狐○鼠○因○以○縱○橫○失○之○簡○而○政○務○遂○成○廢○閣○者○凡○若○此○以○之○治○蕞○爾○小○邑○不○可○况○視○一○郡○之○大○如○我○邑○乎○使○侯○能○三○復○斯○箴○而○凜○凜○于○動○靜○噓○吸○之○能○爲○人○禍○福○寒○燠○者○如○此○其○所○關○不○小○也○則○徵○歛○必○有○法○而○民○可○不○知

重賦之困。迎勞必有方。而民可不知驛騷之苦。馭下必嚴。以察而閭里不聞有胥吏之呼擾。遇事必勤。以辦而几案不睹有塵牘之紛紜。戢暴安良。必種種盡心。以從事。而湖濱息鯨鯢之浪。中澤免鴻雁之哀。曰。明曰斷曰清曰惠。雖古之號稱循吏者。何以加焉。如是而後。不辜我邑人喁喁請命長吏之意也。余故無他言。而卒以箴言告于侯客。乃唯唯而退。因書此以贈侯之行。且計侯之必有聽也。

送令文此當第一一篇一氣一氣則千萬語如一句矣得古文之深如此

百史先生評

送朱炎馭司訓新昌序

吳興望族。蓮莊朱氏爲最有。中翰朱襟海先生者。博學篤行。粹乎有道君子也。與先子爲金石交。余少時嘗從先子侍側。襟海先生輒以猶子視余。因邀余館穀。偕其嗣自超。季直千里三君者。讀書山樓雪案。螢窓。勗勉倍至。余與三君意氣相得。猶之先子與襟海先生也。未幾余僥倖一第。而自超以高才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時。竟齋志以沒。季直千里皆茂才高等。

息齋集 卷一 五
亦復鍛羽。余因疑仁者有後之說。所謂不發于身。必于其子孫。豈虛語耶。而博學篤行。如襟海先生者。既抑其大用。又屯其後嗣。耶天之難。諶抑至此。耶今戊子歲。吳興有貢于

廷者。爲朱子炎馭。名奕軒。其制舉。菟足以芥拾科第。而又能爲古文辭。有卓然大家之風。竊與吾友百史彥升。咄咄異之。此誰氏子乎。詢之。乃知爲季直子。卽襟海先生之孫也。余是以嘆仁者有後。非虛語也。孰謂

博學篤行粹乎。有道者而竟無後嗣。以大其家聲也。顧炎馭方少年。其功名之遠大。毋論而將來益肆力于文章。其所至。又寧可量哉。茲以司訓新昌。往故爲之述其祖父世誼。以見能爲人師者。亦必有所自。而又以見先子之交友。爲能得人。如此。試以質之季直。千里兩君。余言妄乎否也。

尚須多爲辭說。否前則永叔。後則震川矣。

百史先

生評

送濟南太守楊君錫序

古來循吏之稱見于紀載者莫盛于漢嘗讀漢景帝
令二千石修職詔有曰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
矣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
聞漢之加意二千石若此宜其多以循吏稱也當時
最著者黃穎川龔渤海考黃次翁爲穎川宣布詔令
令民皆知上意以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
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兩公治行皆稱第一

息齋集 卷一
云○然○則○以○苛○爲○察○以○刻○爲○明○非○所○以○撫○民○亦○非○所○以○禦○盜○也

今○上○加○意○吏○治○勅○守○令○親○民○之○官○非○三○年○考○滿○不○得○遷○大○哉

王○言○逾○于○漢○詔○而○小○民○似○尚○未○曉○然○知

上○意○之○寬○和○所○在○盜○賊○蜂○起○亦○未○得○以○安○之○爲○勝○之○之○法○豈○滿○漢○諸○臣○中○遂○鮮○穎○川○渤○海○其○人○以○上○應○勅○旨○歟○抑○有○其○人○焉○而○未○與○二○千○石○之○選○歟○以○余○觀○于

今○濟○南○太○守○楊○君○君○錫○殆○其○人○也○已○君○錫○係

朝○廷○舊○人○子○弟○起○家○文○學○以○才○望○簡○授○今○官○將○之○任○特○過○余○請○益○且○其○所○自○矢○者○誓○必○潔○已○愛○民○不○任○左○右○不○縱○兵○丁○不○畏○權○勢○務○使○化○盜○爲○民○斷○不○逼○民○爲○盜○余○曰○君○之○自○矢○者○察○而○不○苛○明○而○不○刻○則○已○盡○爲○太○守○之○道○矣○盡○今○日○所○以○守○濟○南○之○道○矣○不○負○朝○廷○之○特○爲○選○擇○而○使○矣○余○更○何○以○益○君○哉○君○之○往○也○但○如○黃○次○翁○之○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息齋集 卷一
上意一本寬和但如龔少卿之不期于悉捕盜賊期于計安窮民則舉東土數十年來兵燹憔悴之遺黎一旦與之更生攘臂揭竿之餘孽不難盡爲向化卽古良二千石蔑有加焉而余又何以益君哉嗚呼君行矣其慎毋忘今日所自矢則寧獨以之守一郡而有餘也耶余于君更有厚期焉

如此等文直可壽千年矣發金石之聲潤風雲之色不如此文之有聲色也

百史先生評

贈圓通寺寓僧竹憨序

黃魯直云士大夫惟俗不可醫余謂人不論貴賤窮通均之不可以俗也然盡天下之人而貌之皆猶是髮聳而眉低目縱而鼻橫俗不俗亦幾淆然而莫辨則于清氣之存不存焉辨之也乾坤有清氣散之而爲江山雲樹否則天地亦塊然而頑者矣人心有清氣發之而爲圖書吟嘯否則人亦禽息獸視與木偶等矣余病起無聊思得一不俗之人而與之談客有

言于予者曰潯水之圓通菴有一寓僧非禪非教亦
酒亦肉而口吟筆繪終日嚙啜憨憨潦倒墨汁間是
殆有異焉者也余亟邀之至未交一語而清氣映人
眉宇間見余案頭有紙數幅謂余曰汝能醉我我當
爲汝染此紙趣呼酒來便伸紙仰天大笑右手執筆
左手持巨觥口喃喃不知其所言目睛輪轉不知其
所視須臾酒盡腕發潑墨如風雨走筆如千軍萬馬
左衝右突而山水花鳥竹木雲物之類靡不一一各

臻其妙如文與可之竹皆有成竹于胸中異哉技乃
至此乎而尤善書書不摹晉而丰骨儼然而尤善詩
詩不襲唐而聲氣迥然古來能畫者不必能書能書
者不必能詩得其一而精之已足以噴薄清氣浣盡
俗髓而况乎兼之者也此不惟可以療頭陀之俗兼
可以瘳士大夫之俗者也雖然余嘗察其酒闌停筆
後痛罵近日打人之禪與課誦之教而時以片語送
禪教合一之旨微乎微乎殆未可以能畫能書能詩

息齋集 卷一
遽窺其涯畧者乎余樂與之遊而不倦因爲之識其梗概如此僧號竹憨或曰卽松陵人氏也

贈星士吳碩甫序

命之爲言余初不之信也讀易之乾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惕然於悔之集也因恍然於命之說也夫進退存亡得喪之生于時者未始不根于命惟不知命故違時違時而悔吝憂虞動與之偕命何可以不知哉獨術士家之言命也勸人進不勸人退譽人存不惕人亡動人得不戒人喪談命者愈妄命之理愈隱百求一中焉無有也有告

余者曰茗之吳碩甫其言命也根於易與術士不同。余進而與談則深得乎進退存亡得喪之旨而果非術者言也士大夫之讀易者知必有當於碩甫。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昔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歐陽修知貢舉以士習奇僻險怪之文鉤章棘句寢失渾淳爲患痛裁抑之卽才如劉幾亦置弗收自是文體一變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甚矣主司之選貴得其人也

今上御極之六年歲己丑復當南宮較士先是

上俞輔臣請詔飭文體良以四方春春多故皆由人心不正而人心頗僻于文詞見之故告誡凜凜既慎選主司分較省直尤鄭重禮闈

特命學士清遠王公貳諸輔臣主闈事茲劫有加試榜出凡離經蔑註沿習詭靡爲流俗所推譽者皆不在選一時翕然號稱得人于是浙紳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王公之得人若此邦家之光抑梓

里之榮也屬樵李金子爲之言以賀曰士踵明季之陋陂詞邪說之浸淫蓋有年矣今多士遽舍故步而從主司一日之約悉返雅醇卽張方平歐陽修之爲貢舉寧有加焉噫此操何道以得之歟則王公之家學淵源所以繩多士者非自今日始也其家文成先生嘗主東省試爲弘治甲子得人最盛其言曰夫子之鄉固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生平之大幸雖然亦竊

有大懼焉。吾觀王公敷歷中外，于經營禍亂之餘，蒿目世道久矣。瞿然懷文成之懼，心以杜諸士生心害政之原，而士之懼叛聖賢而寧平，毋詭懼干功令而寧質，毋華者，烏得不入其網羅也哉。由此正文體，以正人心，正人心以正風俗，四方削平，可幾之尺幅間矣。宜乎。

聖明之不以文教後武功，而加意主司之選，有如此也。然則吾儕非獨爲王公賀，將以爲天下賀也夫。

援古証今，有此事卽應有此文。近讀虞伯生集，頗願爲執鞭當世，雁行獨有先生耳。

百史先生評

賀陳素菴相公序

今

上御極之九年、特簡大宗伯素菴陳公、晉陟端揆、維時朝列諸親、知謀爲文以賀之、而屬余言、余雖不文、竊與公從遊久、固素知公者、其曷能已于言也、按輔弼之義、書載之詳矣、曰予違汝弼、曰夢帝賚予良弼、曰汝受命篤弼、曰弼予一人、曰弼亮四世、曰永弼、乃后于彝憲、自臯夔以至房魏、凡名相臣之歷歷可數者、

息齋集 卷一
其所遭之時不同所樹之勛業不同大約出入詢謀
言動獻替皆能致君上于無過措國家于不傾未有
不協于弼之義者也我

皇上入主函夏九載于茲海寓號稱混一開闢鴻模方
古爲烈乃荒服尚有未賓思所以來之兆民尚多失
業思所以安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思所以釐之六
氣不和灾眚洊至思所以禳之

上因諭諸臣曰朕勵精圖治日求天下太平切望內外
諸大臣盡心竭力以匡不逮顧宰相職專輔弼非內
外諸大臣比尤

上所注意而倚毘更殷者公遂以宗伯爰立入相先是
朝局波騰因而齟齬及公幾罹不測

上卒白之不爲所撓良以公典秩宗時寅清直亮諸凡
郊祀臨御大典酌古準今悉本掌故爲之因革其間制
作燦然明備不待百年而禮樂遂興以之平章軍國
黼黻絲綸非公不可公一入政府凡所以講求治理

息齋集 卷一
振飭紀綱與夫愛養人材扶植善類種種殫竭謀猷
動中肯綮中外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得而見公之
學問才品不愧古名宰輔至于遇大事決大議爲世
道治亂所係

君德損益所關小臣不敢言大臣不能言疎遠之臣不
敢言親近之臣不能言者公爲之隨事納忠嘿効啓
沃俾一時傳之四方 朝無闕政他日書之史冊
君無過舉此皆外廷所不能知公亦絕口不以語人嗚

呼揆之書傳輔弼之義公真可謂無忝也已然則未
賓之荒服將稽顙恐後失業之兆民將歌舞更生而
園扉自是無冤獄陰陽自是無沴戾人事修于下天
心順于上天下太平可以立見庶幾仰副我勵精圖
治之
聖主哉是何可不爲公賀也請率諸君子共起而執爵
以進

篇法暗用退之上宰相書一反一正近日名

能窺見百史先生評

賀大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歲辛卯天下大比士于鄉秦中錄至大司農于姜党公嗣君哀列賢書維時大江以南諸縉紳之仕于朝者咸手額稱慶謀爲文以賀之客問余曰曷爲乎秦士舉而吳紳喜也余曰此以見吳人之德公而公自大司寇晉典國計以來所以仰承

聖天子嘉惠東南哀閔元元之盛心其爲德于吳者蓋有未易殫述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三吳賦稅甲天

息齋集 卷一 六十一
下民力之困于輸輓所由來矣。比值兵燹之餘，瑣尾流離，未有起色。而時方有事南征，師徒絡繹，舟車芻秣悉索以供。又不幸歲罹奇災，吳民幾魚數百萬之漕糈，且將舉而問諸水濱焉。不徵則病，國徵之則病。民病而國亦還以病。公慨然曰：

聖天子以愛民爲主，吾忝司計，豈可以病民者病國。耶。于是朝思夕慮，嘔心籌畫于其間，欲使公私兩利。計莫若從改折一議，而公又未得以便宜行也。反覆

諮諏如一身一家，痛心切骨。事至于嗚咽流涕，卒之積誠感動一時，共事諸君同心協贊，因條上改折議，乃得。

請令下之日，懽聲動地。卽此一端，公之德于吳者何如。而吳人之德公者，又宜何如也。嗚呼！公豈真有私于我吳哉。祇念東南諸郡爲

朝廷根本重地，須加寬恤，以裕億萬斯年。惟正之供，古大臣公忠體國，道自應爾。顧大浸稽天，斗粟千錢之

歲得留有限之粟便可活無窮之命即謂公之有私
 于我吳可也秦士舉而吳紳喜端有以也雖然嗣君
 之鵬奮鵠起佇冠南宮此直公誦讀淵源義方家訓
 有以致之豈遂足以稱公之食報于後昆而吳人之
 沐浴休澤為之家尸戶祝者亦豈僅止此而已哉將
 來嗣君克紹箕裘志澤天下必一如公今日者之為
 德于吳與夫吳人之德公是則我儕之可為公賀者
 已

得大體結構以平而奇今日晉江也
百史先生評

